

想念

■章铜胜

初冬的天气,仍然没有明显地冷下来,天气似乎比时间走得慢了一些,我不知道该感念时间,还是天气。昨夜,刮了一夜的西北风,风里夹着零星的雨,天气总算开始冷了一些。冷一点也好,不然哪里还像过冬呢?我在心里默默地念着,进入了沉沉的梦乡。也许,我会在梦里想念从前那些寒冷的冬天吧。

清晨醒来的时候,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,听一会儿窗外的鸟鸣声。湖边的这个小区很安静。小区里的植物很多,乔木、灌木搭配得还算合理,给了鸟儿们很多生活的空间。我喜欢这样的氛围。

傍晚,看到小区里飞来了许多的鸟儿。这个小区是我们的家,大概也是它们的家吧。我常在临近黄昏的时候,站在阳台上,看着鸟儿们归来时的忙碌。它们也和忙于回家的我们一样吗?也在和家人说着一天的趣事,也会互道平安,互致祝福吗?我想,也许会的。

清晨,鸟儿总是早于我醒来。它们的声音开始时很单调,先是一两种鸟的鸣声,像树叶间滴落的露水般清澈。渐渐地,鸟鸣声丰富起来,各种鸟鸣声交织、碰撞、对唱、争鸣,声音就开始嘈杂起来了,有时甚至像是在吵闹一般。每天,我都是在喧闹的鸟鸣声中起床的。听着窗外的鸟鸣声,我开始想念那个叫

六甲章的小村庄了,那是我的家乡。那个村庄在一片田野之中。村东有一条小河,离村东稍远一点的地方,是一大片湖和圩。村庄里,麻雀、喜鹊之类的鸟很多。傍晚时,门前高高的电线上常常停满了麻雀。而到了天黑以后,在村庄里你是找不到一只麻雀的。我常常想,它们躲到哪里去了呢,一直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。就像儿时,我和同伴们在村庄里玩躲猫猫的游戏一样,我也常找不到他们。

家乡的那个村庄真好,一个小小的村庄容得下乡亲们,也能容得下傍晚归来的鸟雀们。乡亲们和鸟雀一样,一起早出晚归,辛勤觅食。出了村庄往东,常能看到白鹭、八哥之类喜欢在水边栖息的鸟。清晨,我也是在一片鸟鸣声中起床,匆匆洗漱,简单地吃点早饭,背着书包在晨雾、露水,或是满野的浓霜里往学校跑。

有一天夜里醒来,发现女儿房间里的灯还亮着,就轻轻地走过去。看见女儿一只手放在枕边,一本书也落在了枕边,她却酣酣地睡着了,有些心疼。我把女儿的手放进被子里,将她的被子盖好掖好,把她的书收好,放进她的书包里。然后轻轻地关了灯。

回到自己的房间里,躲在床上,却怎么也睡不着了。我在想自己读书的时候,也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吗?这样的夜

晚,我也会和女儿一样捧着书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吗?是父亲,还是母亲,将我的书收好,将我的被角掖好,轻轻地关了灯,走出了我的房间,他们也会辗转一夜难以成眠吗?我忽然想起自己读书的那些时光,那样无忧的时光,单纯而又快乐,从来不曾想过将来。而将来这么快就来了,来得令我措手不及,而我现在要面对的东西,更是远远地超出了我偶尔会想念起的往事。

今年,我开始喜欢坐在班车靠近窗户的位置,一个人漫无目的地、茫然地看着车窗外。在清晨或是傍晚,班车一如往常开得很慢。以前,我并不喜欢坐开得很快的车,现在却希望班车能开得快一些,最好是快到我无法看清窗外一掠而过的景物才好。

其实,班车是不是开得很慢,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即便车开得很慢,我也时常不能看清窗外的一切了。因为我的眼里常常噙满了泪水。我知道,自己是在想念一个人,想念那个曾经在半夜里为我关灯,并为我掖好被角的人。而他,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我会时常想念一些人和事。想念,会让人快乐,也会让人忧伤。可我还是会想念起那些人和事,我怕在哪一天,自己会渐渐淡忘那些人和事,淡忘自己生命中曾经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

心灵发送

百姓茶坊

板胡声声

■韩兆杰

弟弟告诉我,他回家看妈妈了。离院子老远,似乎就能听到一声声板胡的余音。可是一进院子,冷冷清清的,父亲走了,再也没有那熟悉的板胡声了。那个原本温馨的小院一下子失去了温度。

我和弟弟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!小时候,但凡有闲暇时间,父亲就摆弄他心爱的板胡,戴指套,调音准,拉一段河北梆子。有时边拉边唱,有时则会引来房前屋后的邻居一起唱。满屋子的悠扬婉转,满屋子的高亢激昂。父亲节,我强行拉父亲去商场,选择他中意的东西,结果他看到丝弦就挪不开眼了,拿着丝弦看不够呀,如获至宝。

弥留之际的父亲,孩子一般纯净。老友去了,讲讲他们以前的趣事,他开心地咧嘴笑,笑容干净而透明。我们给他洗脸、擦身子、喝水,父亲总是很听话地配合,如婴儿般乖顺。

那个跟着弦声唱“辕门斩子”的父亲呢?父亲那样的枯竭,那样的弱小,无法掌控的生命之火一点一点地弱下去。摇摇曳曳的火光灼痛着我们的心,我们无助又无奈,只能眼睁睁看着,什么也做不了。

那个拉着板胡神情投入的父亲呢?老父亲的眉毛很长,据说那叫“长寿眉”,可是怎么这对眉毛一点都不灵验了呢。父亲闭着眼,分不清是睡着了还是只是闭着眼。我们时刻盯着他的面部表情,偶尔嘴巴一动,眉头一皱,我们知道,那是病痛的折磨!

他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,对我们的问话只是点头或是摇头,偶尔用手指来表达行或不行。握着父亲的手,我想把温度传给他,也想此刻自己能有一种神力,能把父亲的病痛抽离出来,转移到自己的身上,哪怕是一点点,一点点。那个一摸到板胡就兴奋的父亲,再也拿不起他的板胡了。

我们陪着父亲走完了最后一程路,感受了衰弱到死亡的过程,见证了父亲安详离开的最后一秒。父亲走得坦然,满足,无牵无挂。他知道,我们会照顾好妈妈的;他知道,我们都会坚强地好好生活。

给父亲送葬时,他的老友们用乐队为他送行。一段段板胡、一声声鼓点在秋日碧蓝的晴空下回荡,在父亲无数次为别人拉响板胡的土地上回荡。父亲的老友们,用父亲喜欢的方式送他!这是乐队献给父亲最特殊、最隆重的敬意。他们描述着与父亲一起吹拉弹唱时的岁月,泪水流淌满脸。今天,父亲终究还是丢下了他们……他们唱着《送战友》,送战友,远去了,远去了,父亲在鼓乐声中远去了!

收拾父亲的遗物,把他的一个大写满戏谱和鼓谱的大本子留下了,以便日后交给他的队友们用。把他的小音响留下了,里面是他们练习时的录音和父亲喜欢的戏剧,以便我们时时感受父亲的快乐。

弟弟回家看妈妈了,一进院儿,冷冷清清。因为我们的父亲走了,院子里仿佛还回响着一串串板胡声,声声入耳。

生活手记

李姐家的铃铛

■魏益君

年末岁尾,机关里哪个科室都忙得团团转。可李姐好像是故意要给科室拖后腿,在这节骨眼上居然提出休年假,加上双休日连着休七天。她分担的那几个新上企业的测评工作,市里可是下了硬任务,必须在元旦前完成报批,确保企业尽快上马。

对于李姐休年假的事儿,我实在不想批,刚想对她做工作,李姐就急了,说,要说忙,我一年到头都忙啊,如果再不休年假,今年就作废了。我想想也是,李姐可是我们科室业务能力最强、工作热情最高的人,不能因为人家工作能力强,就剥夺了人家休假的权利啊。

一周后李姐上班,好像完全变了个人,虽然工作起来无可挑剔,可工作纪律却大不如前,不是迟到,就是早退,抽空就往家跑,那神情就像家中有着火上房的事儿。我几次提醒,李姐口中虽然答应以后注意,却依然我行我素。

我很纳闷,一个从来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同志,为什么会变得这样。

这天周日,我突然想去李姐家一探究竟。

李姐开门一见是我,调侃说,大科长还要上门兴师问罪啊。我说是路过上来看你。

我们说笑着一同走进客厅,刚聊了一会,就听到一阵“丁零零”的响声。循声望去,声音来自挂在客厅墙壁上的一串铃铛。李姐像接到命令似的,说了声“稍等”,

就向卧室走去。

我跟上前一看,卧室里的床上躺着一位大爷。李姐给老人喂过水后,用卫生纸擦拭老人嘴边流出的涎水。那根连接客厅铜铃的绳儿,就系在老人的床头。

回到客厅,李姐说老人是她公公,患脑血栓瘫痪了,一直住在乡下的姐姐和妹妹家。李姐接着说,我老公是独子,又在部队,公公说啥也不愿来麻烦自己。冬天乡下冷,我好说歹劝才把老人接到城里,这样,我尽了孝道,老公在部队也能安心。

我说,原来你强行休假和迟到早退都是为了照顾老人啊,这事儿咋不早说呢,给你调一下工作不就行了。李姐笑笑说,大家都忙,我紧紧手就够了。

我又问,你怎么想着挂这么个铃铛呢?李姐说,公公瘫痪失语,发出的声音也很小,我怕憋屈了老人,就把儿子玩的那串铃铛利用上了。这个法子还真管用,无论我在干什么,只要听到铃铛响,就知道老人有事。

我说,真难为你了!李姐笑笑说,公公身体好的时候,时时处处照顾着我,我现在怎么做都是应该的。

我们又家常里短地聊了起来。这时,客厅里的铃铛又“丁零零”地响了,我忙起身告辞。

李姐送我出门。我回身说再见时,“丁零零”声音依然萦绕耳畔。那铃铛声真好听,清脆悦耳,像动听的歌儿!

花开诗旅

雪是暖的

■吕游



雪是暖的
下到泥土上
泥土是暖的
下到枝头上
鸟巢是暖的
雪也会下到天空
太阳也是暖的

你看到那个雪人在走
朝着时间深处
那是雪下到我身上
把我覆盖了

我是白色的火焰
我也是暖的

【你是谁】

当无数的繁星还在天空闪烁,当熟睡的人们还在甜美的梦中,你们却已奔波在大街小巷。无论风霜雪雨,无论酷暑严寒,你们都坚守不怠,默默地工作,用勤劳的双手和汗水洗刷着城市的灰尘与污垢,用纯洁的心灵呵护着城市靓丽的形象。是你们努力的付出和奉献,让这座城市焕然一新,你们就是这座城市的美容师。
——曹均红

【想你】

不知道曾经吃过的饭,有多少长成了我的骨头我的肉;曾经读过的书,有多少化为我的思想我的诗;但我知道遇见那么多的人,只有你成了我的相思我的梦。
——杨家才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
号码为15630730721。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咏榴】

一朵花儿成熟时,
她便朱唇皓齿,笑意盈盈了……
她外露沧桑,却心怀冰清,她以最美的姿态示人,却把酸甜珍藏心间。
——张锐